

子史精華

第三函
函十二冊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二

巧藝部三

博奕

反兩榆魚

列子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克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貲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

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

張中一一一一而笑

射明瓊

見上博箭

韓非子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栢

之心爲一一

長八尺棋長八寸而

與天神博

見上

殺梟

韓非子齊宣王問匡

情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情對曰博貴梟勝者

必一一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也

六貳

荀子一一之博則天府已注言六貳之博可以得貨財王逸注

楚辭云投六著行六棋故曰六博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

捉得其齊行由其理

淮南子善博不欲牟不恐不勝平心定意雖不必勝得籌必多

何則勝在於

棋聖

抱朴子善圍棋之無敵者則謂之

左手

數不在於欲

故嚴子卿馬綏明於今有棋聖之名焉

爲叢投右手自爲投

戰國策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

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

勝叢

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

大投分功

戰國策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此皆君之所明知也

一梟五散

戰國策夫梟棋

之所以爲能者以散棋佐之也

欲食則食欲握則握

戰國策王獨不見夫

夫一不如不勝

亦明矣

博者之用梟耶

爭道

史記吳王濞傳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

注握不食也食者行棋握不行也

皇太子欲博吳太子師傳皆楚人輕悍又素驕

善格五

漢書吾

博一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

邱壽王

傳吾邱壽王年少以一一一召待詔注蘇林曰博之類不用箭

但行梟散孟康曰格音各行伍相各故言各劉德曰格五棋行

纂法曰塞白乘五至五格不得行故云博以八投漢書王莽傳

格五師古曰卽今戲之塞也音先代反博以八投平原女子選

昭平能說經太守可償博進漢書陳遵傳祖父遂字長子宣帝

宣帝卽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廼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一

一官尊祿厚一一一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於是辭謝

因曰事在元平棋局取譽後漢書張衡傳奕方罫吳志韋曜傳

元年赦令前棋局取譽秋以一一一然其所志不

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一一之間勝枯棋三百吳志韋曜傳夫

敵無封爵之貴獲地無兼土之實一枰之木孰與

方國之封一一一牧豬奴戲晉書陶侃傳諸參佐或以談戲廢

一孰與萬人之將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

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朴晉書周顗傳顗之死也敦坐

曰擣蒲者一一一耳擣蒲馬有一參軍一一一於博頭被

擣蒲者一一一耳擣蒲馬有一參軍一一一於博頭被

殺因謂敦曰周家奕世合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敦曰伯仁總角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襟使許之三

事何圖不幸

厲聲喝成盧

晉書劉毅傳後有東府聚擣蒲大擣

自貽王法

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

惟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擣得雉大喜褰衣繞床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按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旣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

五木

見

一擣百萬

宋書武帝紀劉毅家

無僭石之儲擣

常若未解

宋書徐羨之傳頗工奕棋觀戲

賭宣

蒲

當世倍以此推之

城太守

宋書羊元保傳入爲黃門侍郎善奕棋棋

戲責

宋書謝弘微傳

品第三太祖與一郡戲勝以補

弘微傳

東鄉君薨資財鉅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琅邪諸處太傅司空琰時事業奴僮猶有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營葬混女夫殷淑素好擣蒲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

之分以還——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弘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性不堪其非謂弘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此不治何以治官弘微笑而不答或有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理之不允莫此爲大卿親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爲廉耳設使立清名而合家內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弘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積錢隱人宋書鄭鮮之傳劉毅當鎮江陵高祖之後豈復見關積錢隱人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博蒲於是會戲高祖與毅歛局各得其半——毅呼高祖併之先擲得雉高祖甚不悅良久乃答之四坐傾矚既擲五子盡黑毅意色大惡謂高祖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徒跣繞牀大叫聲聲相續毅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爲者無復甥舅之禮五子盡黑見上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宋書何承天傳承天素好奕棋頗用廢事太祖賜以局子承天奉表陳謝拙行宋書范曄傳熙先藉上答——邪嶺南遺財家甚富足

始與綜諸弟共博故爲一一以物輸之綜等諸年少既屢得物遂日夕往來情意稍款綜乃引熙先與騰爲數騰又與戲熙先故爲不敵前後輸騰物甚多騰既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熙先素有詞辯盡心事之騰遂相與異常申莫逆之好

擄捕

官賭五擲皆虛

齊書李安民傳明帝大會新亭勞接諸軍主一一安民一一帝大驚目安民曰卿面

方如田封侯狀也安民少時貧窶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置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民尋此人不知所在

圍棋州邑

齊書王湛傳明帝好圍棋一一一一以建安王休仁爲圍棋州都大中正湛與太子右率沈勃尚書水

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爲小中

赤松思速思莊思遲

齊書

正朝請儲思莊傳楚之爲清定訪問

蕭惠基傳當時能棋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

赤松並第二品

一一一一善於大行

一一一一巧於鬪棋宋文

帝世羊元保爲會稽太守帝遣思莊入東與元保戲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覆之太祖使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

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曉不寐
世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也

擲輒健

齊書王彬傳擲五木子

豈復是擲子之拙

堯教丹朱齊書虞愿傳帝好

八道物議其欺爲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棋依品賭戲抗每
饒借之曰皇帝飛棋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爲信然好之愈
篤愿曰以此梁書武帝紀六藝備閑

非人主所宜好也

基登逸品

梁書武帝紀六藝備閑

善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

梁書韋叡傳初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叡請曹景宗與叡會因

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

三術

梁書王瞻傳瞻幼

擲得盧遽

時輕薄好逸遊爲

閭里所患及長頗折節有士操涉獵書記於棋射尤善頗嗜
酒每飲或竟日而精神益朗高祖每稱瞻有射棋酒也

奇石禮記

梁書到溉傳溉素謹厚特被高祖賞接每與對棋從

夕達旦溉第山池有奇石高祖戲與賭之并禮記一

巧藝部 博奕 四

部漑並輸焉未進高祖謂朱异曰卿謂到漑所輸可以送未燭

灑欵板對曰臣既事君安敢失禮高祖大笑其見親愛如此

燒卿貂梁書陸雲公傳雲公善奕棋嘗夜侍御坐武冠觸燭火

言戲

西南風急

南史謝弘微傳弘微性寬博無喜愠末年嘗與

之也

友人棋友人西南棋有死勢復一客曰

一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弘微大

投局

見既佳光景當得劇

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

南史羊元保傳文帝好與元保棋常中使至元保曰今日上

碁何召我邪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

戎元保子破荻爲局

南史齊武陵王曄傳少時無棋局乃指點

行勢遂至名品

見上手談

南史齊武陵王曄傳嘗於武帝前與竟

獻王謂曄曰汝與司徒

故當小相推讓答曰

騰立身以來未嘗一口妄語執心疎婞偏不知悔

通夜不止

魏書

甄琛傳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棋棄日至乃

蒼頭常令秉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

乃白琛曰郎君辭父母仕宦京師若爲讀書執燭奴不敢辭罪

乃以圍棋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

惕然慚感遂從許戲李

彪假書研習聞見益優機權廉勇

部尚書李韶韶從弟延寔頗爲奕棋時人謂爲耽好子建每曰

棋於

臨邊事凡經五

年未曾對局覆棋不失一道

愛文學讀書敏速十行

俱下

言與之大爲蕃人所敬

舊唐書新羅國傳聞其人多善奕棋因

令善棋人率府兵曹楊季鷹爲璫之副

璫等至彼

棋者皆在季鷹之下按璫那璫

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傲者九歲升坐詞
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
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燕國公
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遂巡曰願聞其
略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
方若行義圖若用智動若——靜若——說因賀帝得奇童帝
大悅曰是子精

遣曰

宋史吳越世家上遣中使賜俶文楸棋局

水晶棋子

乃諭旨曰朕機務之餘頗曾畱

神要大於身

意以卿在假

可用此——得金一奩宋史章得象傳長而好學美姿表爲人

與億戲博李宗諤家一夕負錢三十萬而酣寢自如他日博勝

——宗諤——數日博又負即反奩與宗諤封識未嘗發也其

度量宏

十要

宋史潘慎修傳慎修善奕棋太宗屢召對奕因作

廓如此

奕說以獻大抵謂棋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爲急

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能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君子知斯

五者庶幾可以言棋矣因舉——以明其義太宗覽而稱善

——

以明其義太宗覽而稱善

酬博直

金史盧璣傳章帝幸玉泉山詔璣與致仕宰相俱會食許策杖給扶後預天壽節上命璣與大臣握槊戲璣獲

勝焉從上秋山賜名

與井公博三日而決

穆天子傳是日也天子北入於邠

馬上曰卿

注疑井公賢人

行棋相塞

劉向說苑塞謂之塞也

象棋

而隱枋故穆王就之遊戲也

劉向說苑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厦寢房下羅帷來清

風倡優侏儒處前迭進而諂諛燕則鬪而舞鄭女激楚之

功風綵色以搖

出機藏機

黃憲天祿閣外史善奕者能其目流聲以娛耳

戰是以勢

大裨聖教

葛洪西京雜記杜陵杜夫子善奕棋爲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曰夫子曰精其理者

足以

六箸二筭

葛洪西京雜記許博昌安陵人也善陸博賣

揭道方張究屈元高高元屈究張又曰張道揭畔方方畔揭道

張張究屈元高高元屈究張三輔兒童皆誦之法用或謂

之史書

卷一百二十二

巧藝部

博奕

六

之究以竹爲之長六分或用——
博昌又作大博經一篇今世傳

大博經

見上

終年有福

千寶搜神記八

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棋勝者——

爛鞭

劉敬叔異

苑昔有人

負者終年疾病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

爛鞭

苑昔有人

乘馬山行遙望岫裏有二老翁相對擣菹遂下馬造焉以策注

地而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馬鞭摧然已爛顧瞻其馬鞍骸枯朽

既還至家

坐隱

劉義慶世說王中郎以圍棋

與輒不辭

劉義慶

無復親屬

是——

友公以圍棋爲手談

與輒不辭

上說溫

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擣菹——

嘗——

過大

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于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

卽送直然後得

爛柯

任昉述異記信安郡有石室山晉時王質

還經此數四

爛柯

伐木至見童子數人棋而歌質因聽之童

子以一物與質如棗核質含之不覺饑俄頃童子

五白

李邕五

謂曰何不去質起視斧柯爛盡旣歸無復時人

五白

木經擣

菹五木元白判厥二作雉背雉作牛王采四盧白雉牛暇采六

開寒塔禿楸梟全爲王駁爲暇皆元曰盧厥筴十六皆白曰白

厥筭八雉一元三日雉厥筭十四牛三白三日犢厥筭十雉一
牛二白三日開厥筭十二雉如開厥餘皆元曰塞厥筭十一雉
白各一元一日塔厥筭五牛元各二白一日禿厥筭四白三元
二日擻厥筭三白二元三日擻厥筭二矢百有二十設關二間
矢爲三馬莢二十厥色五凡擊馬及王采皆又投馬出初關疊
行非王采不出關不越坑入坑有謫行不擇莢馬一矢爲坑

教以常勢

薛用弱集異記元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圍
棋者王積薪從焉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郵

亭人舍多爲尊官有力者之所先積薪棲無所入因沿溪深遠
寓宿於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曉婦姑皆闔戶
而休積薪棲於簷下夜闌不寐忽聞堂中姑謂婦曰良宵無以
適興與子圍棋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私心奇之堂內素無燈
燭又婦姑各處東西室積薪乃附耳門屏俄聞婦曰起東五南
九置子矣姑應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十置
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維夜將
盡四更積薪一一密記其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已敗矣吾

止勝九枰耳婦亦甘焉積薪遲明具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已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積薪卽出橐中局盡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積薪卽更求其說孤姥笑曰止此亦無敵於人間矣積薪虔謝而別行十數步再詣則已失向之室矣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卽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聲竭心力較其九枰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至今圍棋有焉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

鄧艾開蜀勢

見上對御褫裘

薛用弱集異記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

陸宰相狄梁公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座因命仁傑與昌宗雙陸狄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狄對曰爭先三等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爲對狄指所衣紫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踰千金卿之所指爲不等矣狄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此袍臣猶怏怏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

心赧神沮氣勢索莫累局連北狄——就——其——長行李肇國史補今

拜恩而出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促馬而去史補今

之博戲有——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黃黑各十五擲采限二

之骰有二其法生於握槊變於雙陸後人新意長行出焉限二

關執六馬李肇國史補洛陽令崔師古又好爲古文博蒲其法

分上爲黑下爲白黑者刻二爲犢白者刻二爲雉擲之全黑乃

爲盧其采十六二雉三黑爲雉其采十四二犢三白爲犢其采

十全白爲白其采八四者貴采也開爲十二塞爲十一搭爲五

禿爲四擲爲三梟爲二六者雜采也貴采者得連擲得打馬得

過關餘采則否新段成式酉陽雜俎天寶末交趾貢

加進九退六兩采獨子上局龍腦如蟬蠶形波斯言老龍腦樹

節方有禁中瑞龍腦上唯賜貴妃十枚香氣徹十餘步上

夏日嘗爲親王琴令賀懷智獨彈琵琶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

數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獨子於坐側——乃——局子亂上大

悅時風吹貴妃領巾於賀懷智巾上良久迴身方落賀懷智歸

子史書卷一百一十二巧藝部博奕

覺滿身香氣非常乃卸幞頭貯於錦囊中及上皇復宮闕追思貴妃不已懷智乃進所貯幞頭具奏它日事上皇發囊泣曰此瑞龍腦

香也四句承除人人國手

段成式酉陽雜俎一行公本不解

遂與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先耳若

爭先

見空處如龍鳳形

念貧道

語則

一

爲

段成式酉陽雜俎晉羅什與人

蹙融

段成式酉陽雜俎小戲中

碁拾敵死子

一

一

一

於奕局一枰各布五子角

遲速名一予因讀

應聲曰煞

段成式酉陽雜俎俗說沙門杯

坐右方謂之蹙戎

渡人梁武帝召之方奕棋呼殺

聞者誤聽殺之浮休子云梁有榼頭師高行神異武帝敬之常

令中使召至陞奏榼頭師至帝方棋欲殺子一段

中

使人遽出斬之帝棋罷命師入中使曰向者陛下令殺已法之

矣師臨死曰我無罪前生爲沙彌誤鋤殺一蜎帝時爲蜎今此

報數天星

馮贇雲仙雜記人能盡

貴家碁子

馮贇雲仙雜記開

元中

也

則徧知棋勢

以紫檀